

春秋戰國異辭

中國經濟學

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五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趙

孝成王

孝成王元年秦伐我拔三城

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

太后惠文后也長安君其少子也

大

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警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

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

春秋後語媼字俱作太后

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

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
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
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
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
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
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
使之于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子義

聞之

子義趙之賢者

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

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于予乎

與國策字句小

異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

二年惠文后卒 田單為相

空雄之遇秦趙相與約

空雄地名

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

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

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
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
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
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
不助趙此非約也

呂覽
淫辭

子高衣長裙振袂袖方屐麤屨

屨扇也

見平原君平原君

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
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

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

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孔叢子中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焉謂此二

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長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孔叢
子中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云南遊遇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女信有之乎答曰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

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已攝駕而

去

攝取也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

饗夫人與焉于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
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
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孔叢
子中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
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
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無人未聞以

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
生于嗜酒者蓋其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
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孔叢
子中

李寅言曹良于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
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
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
其身猶不免于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
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治可移于官良能殖貨故欲

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于此身脩計明而貧者
志不存也身不修會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

孔叢

子中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于平原君所辨而理至于臧三
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
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寔以為
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有問於
君今為臧三耳甚難而寔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寔是

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于辭公辭勝于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孔叢子中呂

覽浮

辭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馬或謂

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伋之玄孫

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

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

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
久矣然所不取于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
馬爾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
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
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
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
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
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

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于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敢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為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鬪是全王

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
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
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
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
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于
雲夢之囿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
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
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于